

寶通前卷上七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七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癸卯

周頃王

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

求賄求車
已失三朝
之體矣求
金不更甚
乎

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前編曰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回不恪而頃王爲已褻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其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
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
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胡氏曰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
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

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秋八月曹其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壽嗣

是為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

林氏曰楚君臣始見於經

燕襄公卒

在位四十年

桓公六年

甲二年

曹文公元年

夏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隧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

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
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
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
齊秦它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
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
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
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
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
十年而狄晉、狄鄭
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林氏曰宜
申子西也

魯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陳氏曰蘇子周卿士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栗未詳在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宋公違

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
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胡氏曰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
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春秋獨書
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
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
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
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之○卻事華元
父孟諸宋大藪也扶音
叱打也江六俱國名

乙巳三年春楚子伐麇

林氏曰麇音君近楚小國也楚書君將
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貶稱人

可見楚勢之強

長狄時
橫九宮
早于棘
不經之甚
矣

夏魯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承筐宋地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朝于魯

狄侵齊

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師于鹹

魯地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魯文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第焚如

直監綱目卷十七周頃王三年

四

前編

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
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國之君，終斯僑如之先。

○鄭瞞，狄國名僑如，鄭瞞

丙午四年春，杞伯朝于魯。

夏，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朝于魯。

季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其禮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敢敝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前編曰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之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敝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穆公始文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主晉而

重違秦故厚賄之
非徒以其文也

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
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晉甲佐之范
軫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
士會曰若何而戰封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
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
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秦軍奄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豈

言僅交經
而已本無
戰心也

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
曰兩軍之事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
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逼矣薄諸河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救而
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人環明年晉侯使詹嘉
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月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澤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勛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

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存司言者，岳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昔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河朔也。』」秦伯曰：「若皆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川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前編曰：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厭，是以交人之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勿國，倫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邲之敗，蓋一轍也。○騶馬晉邑。

丁未五年夏五月陳共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平國嗣

靈公

邾文公卒子貜嗣

是為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時也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冬魯侯如晉衛侯會魯侯于杏狄侵衛魯侯及

上卷... 卷一... 周頃王五年... 前編

晉侯盟魯侯還自晉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魯交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文公于脊請平于晉文公還鄭伯會文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文公皆成之。林氏曰棐鄭地夫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文公朝于晉而附侯鄭伯皆與文公會諸夏之懼甚矣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

是為莊公

戊申六年

陳靈公

元年

春王崩子班踐位

是為桓王

尹氏眡啓如晉

與盟果有背華
即夷之實矣

因象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左氏曰叔服曰不出七年晉齊宋君皆將死亂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瓊入于乘之國欲變

賢

同外楚也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
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
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夏五月齊昭公卒在位二十子舍嗣是爲

六月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

趙盾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止謀邾也○胡氏曰春秋書同盟于新城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一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